

学前教育管理

新泽西州高质量阿博特学前教育项目及其政策启示

李琳¹, 方钧君², 张宪冰³

(1.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华东师大分中心, 上海 200062;
2. 上海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 上海 200235; 3.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吉林长春 130024)

摘要:在追求公平与质量的学前教育时代背景下,推动大型公共学前教育项目以保障弱势儿童群体的受教育权是政府的应尽责任和重要任务。当前我国公共学前教育项目正处于起步阶段,可多方借鉴有效学前教育项目的国际经验。本研究以新泽西州阿博特学前教育项目(Abbott Preschool Program)这一被公认为高效能的项目为对象,重点探讨了该项目在政策保障与政府执行、财政投入与供给模式、多层质量标准体系、高标准教师队伍以及监测系统构建等方面的核心举措,总结了该项目的中短期成效和问题反思,并结合当前我国学前教育项目的实施现状,从支持保障系统、质量提升系统、项目设计核心要素等方面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阿博特学前教育项目;高效能项目;教育公平;质量改进体系

中图分类号: G6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23)05-0107-08

PDF 获取: <http://s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23.05.013

Focusing on Equity and Quality, Establishing Promoting System: High-Qualified Abbott Preschool Program in New Jersey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LI Lin, FANG Jun-jun, ZHANG Xian-bing

(1.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Assessment towards Basic Education Qual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Preschool Education Facult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200235, 3.China; Faculty of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130024,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ursuing equity and qual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t is the due responsibility and important task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large-scale public preschool education programs to guarantee the right of disadvantaged children to receive education. At present, Chinese public preschool education programs are in their infancy,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effective preschool education programs can be learned from various sources. The study takes the Abbott Preschool Program in New Jersey, a program known for its high performance, as the subject, mainly discusses the core measures of this project in the aspects of policy guarantee and government implementation, financial input and supply mode, multi-layer quality standard system, high standard teach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nitoring system, summarizes the short and medium term effects of this project and problems reflec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projects in China,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supporting system, quality improvement system and core elements of project design.

Key words: Abbott Preschool Program; high efficiency projects; education equity; quality improvement system

收稿日期: 2023-01-05; 修回日期: 2023-03-1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7YJA880099);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国家监测专项(2022-02-012-BZPK01)

作者简介: 李琳, 女, 山东潍坊人,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学前教育政策, 学前教育评价; 方钧君, 女, 安徽芜湖人, 上海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学前教育政策; 张宪冰, 女, 黑龙江佳木斯人,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学前教育评价。

当前,我国学前教育事业正逐步从数量拓展的普及时代进入以“普惠与提质”为核心的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新阶段。在“幼有所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等发展方针基础上,党的二十大又进一步明确“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强化学前教育”等重要国家战略。在此背景下,如何将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惠及更大范围的儿童、尤其是处境不利地区的弱势儿童群体,成为政府在学前教育领域的核心施政目标。

为此,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高密度、高层次的政策法规和行动方略,由教育部牵头多部门实施了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以重点增加普惠资源供给,2021年又在此基础上颁布《“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以进一步提升普惠质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行动计划在落地过程中通常是以“项目”(又称“工程、计划”等)的形式开展的,比如政府主导推进的中西部农村学前教育改进工程、国家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实验区项目,又如非政府组织与地方政府合作促进的“爱生学校”“一村一园”项目等,均极大促进了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在我国,以政府为主导、多方参与的大型学前教育项目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从项目设计到实施再到评估监测,从政策制定到财政投入再到保障体系的建设仍在不断摸索,基于证据的长期追踪研究以及教育政策的循证基础仍有待建立与完善。虽然2020年《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办法》和2022年《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等关涉质量提升的政策文件也在陆续推出,但其更多聚焦于政府管理行为或幼儿园办园行为,并未从项目整体层面形成“设计-实施-评估-促进”的闭环。基于此,适当借鉴国际学前教育项目推进的成功经验,探索适宜我国国情及发展特点的学前教育项目实施思路至关重要。

国际多项追踪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学前教育项目不仅对儿童发展、更对家庭和社会具有积极的短期和长期影响^[1],对处境不利群体的补偿效应尤为显著,在促进教育公平、降低贫困的代际循环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2]。最具代表性的如美国长达四十年的纵向追踪研究“高瞻-佩里学前教育项目”(High/Scope Perry Preschool Program)、“卡罗莱纳初学者项目”(Carolina Abecedarian

Project)发现,高质量的学前教育项目能使个体日后有更好的学业表现、更高的高中毕业率与年收入水平,以及更低的特殊教育率和犯罪率^[3]。尽管以上项目被视为是小规模、高投入、强干预和难以复制的典范,且近年来有研究表明大型公共学前教育项目效应值较低且有消退趋势^[4],甚至还发现了消极效应^[5];但诸如英国学前教育有效性项目(Effective Pre-School,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Project, EPPSE)^[6]、美国芝加哥儿童家庭中心纵向追踪项目(Chicago Child Parent Centers, CPC)^[7]⁵⁻¹⁰等更多的大型公共学前教育长期追踪项目显示,严密的项目设计、持续的财政投入、高质量的教师与课程、系统的支持保障体系不仅使得大型公共学前教育项目表现出稳定而持久的积极效应,更具有战略上与政策上的推广价值。美国新泽西州面向处境不利儿童的“阿博特学前教育项目”(Abbott Preschool Program,以下简称“阿博特项目”),正是此方面的最新力证之一。

自1999年至今,新泽西州在教育部和人力资源服务部的通力合作下,面向全州最贫困的31个阿博特学区(Abbott District)、43,000名3-4岁幼儿,提供每天10小时、全年245天、高质量全覆盖的学前教育服务,惠及人数占到该地区人口比例的80%^[8]。长期追踪评估显示,阿博特项目实施以来,全州学前教育质量提升体系逐步完善,班级质量水平显著提高,达到州学习与发展标准的儿童比例大幅提升,且该项目效能的儿童小学五年级时仍然保持积极稳健,是州政府层面大型公共学前教育项目成功实施的典范。以下将从项目实施的背景、政策举措、成效与反思等角度进行深入探讨,并简要论述对我国当前学前教育项目实施的借鉴。

一、助薄扶弱、保障公平:新泽西阿博特项目的缘起

大量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处境不利儿童受教育率普遍较低,仅有大约一半社会经济水平处于最底层1/5的儿童在4岁时接受过一年的学前教育^[9],且所受教育的质量普遍不高,这部分儿童中仅有16%有机会进入班级质量测评为“良好或以上”的机构^[10]。值得关注的是,处于社会经济地位最高和最低10个百分区间的儿童在5岁时

的学业水平差距已达 1 个标准差,且很难弥补^[11]。因此,保障处境不利儿童基本受教育权、推动教育公平与发展是政府一项长期、艰巨而又重要的任务^[12],新泽西阿博特项目正是在这一社会大背景下发起的,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为处境不利群体提供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是州政府推动教育公平的紧迫责任。1998 年,新泽西州颁布一项学校财政法案“阿博特 V 伯克法案”(Abbott v Burke, 153 N.J. 480),指出全州 31 个贫困且少数族裔聚居的学区在受教育机会和质量上存在极大落后,违反了新泽西州宪法(New Jersey Constitution),亟需政府提供补偿措施,其中就包含学前教育^[13]。这 31 个阿博特学区居住着全州 1/4 的儿童,其中有 70% 来自低收入家庭(在联邦贫困线 185% 以下,也是学校提供减免午餐补助的标准线),77% 是非洲裔或西班牙裔;与此相反,富有学区的以上比例分别为 5% 和 10%^[8]。为此,州政府决定通过财政投入和制度建设为弱势群体提供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服务,阿博特项目由此发端。

其次,为处境不利群体提供有质量的学前教育能产生积极而又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回报。经济学分析显示,高质量学前教育所产生的长期经济与社会回报远远超过纳税人的经济投入,并最终惠及全州经济与社会发展^[14]。

二、质量为重、系统推进:新泽西阿博特项目的核心举措

新泽西州政府决心通过构建“学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重点扶助弱势地区和群体学前教育的发展。以下将重点从法案与政府履职、财政投入、质量标准体系构建、教师队伍建设,以及质量监测体系等方面重点探讨阿博特项目的核心举措。

(一) 发挥法案的价值引导与刚性规约作用、以政府执行力保证落实

1998 年 5 月 21 日,新泽西最高法院通过“阿博特 V 伯克法案”,指出包括现有的促进学校教育发展的财政拨款未能满足实际需要,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15]。最高法院在 1997 年“阿博特法案 IV”(Abbott IV)基础上,于次年又颁布“阿博特法案 V”(Abbott V),出台了一系列综合又有针对性的补偿性政策,包括为处境不利儿童提供

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改善学校设施及项目拓展等。自此,新泽西州成为全美首个从 3 岁开始就为处境不利儿童提供强制学前教育的州,在保障教育起点公平方面走全国前列^[16]。

法案的落地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意志与执行力。1998 年“阿博特法案 V”颁布后并未得到有力执行,因此州最高法院又于 2000 和 2002 年相继出台了“阿博特法案 VI”“阿博特法案 VIII”^[16],自 2002 年詹姆斯·麦格里维(James McGreevy)州长履职后开始大力推进。同时,新任教育部长对执行法案有着坚定的信念和决心,成立了由学前教育专家领衔的项目实施办公室,配备 2 名专职高级行政人员分别负责对接“政策和财政投入”和“项目运作”,另设 13 位学区联络员与 31 个阿博特学区沟通协调,还组建了跨学科专家工作团队,制定出一系列儿童学习与发展、质量评估以及教师专业成长发展标准,明确了公私部门共同参与的发展路径,由此保障了法案的落地和项目推进^[17] 152-172。

(二) 保持高标准财政投入、鼓励公私部门合作提供高质量学前教育

财政投入是学前教育项目顺利推行的重要保障。从全美范围来看,自 2002 至 2018 年,在各州对学前教育生均投入从 5600 美元小幅下降至 5170 美元的背景^[18]下,新泽西州一直保持着每生每年平均 13000 美元的财政投入,且该资助力度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和新冠疫情期间也相对稳定,2021 年增加到每年生均 15000 美元^[8]。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学前教育项目的财政支持是由州教育部和州人力资源服务部合力完成的。其中教育部重点资助每天 6 小时、每学年 180 天的常规服务,人力资源服务部则重点资助学前教育的延长性服务(每日入学前一小时、放学后三小时)和暑期项目,以保障全年高质量学前教育的免费全覆盖^[19]。

考虑到需求的紧迫性和资源的有限性,阿博特项目还采用公私合作模式、积极鼓励多元主体投入,以弥补公共财政投入的局限性。除公立机构外,州政府还支持阿博特学区与达到质量标准的私立儿童日托中心和开端计划中心签订合同,鼓励其共同参与到为处境不利群体提供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服务中来,但学区内项目的整体推进仍由

公立学校负责。目前共有 2/3 儿童在私立学校和开端计划中心接受学前教育,另有 1/3 儿童在公立机构^[20]。实践证明公私合作的投入与发展模式能有效满足儿童的受教育需求。

(三) 构建以高质量学前教育标准体系为核心的项目实施生态系统

首先,制定高质量学前教育的系列标准体系。质量标准回答什么是优质学前教育的问题,是一切学前教育政策与实践的目标指向。项目伊始,州教育部荟聚各领域专业人才,在学前教育专家艾伦·弗雷德(Ellen Frede)教授领衔下、分成若干工作小组制定质量标准。2000年“学前教育与学习标准:质量标准(期望)”(*Preschool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pectations: Standards of Quality (Expectations)*)制定完成,经反复修订后于2004年正式颁布,成为指导教师开展教育活动、评估儿童发展的重要依据^[21];州教育部还邀请31个学区、开端计划、私立机构的负责人,高校、教师联盟等专家组成工作小组,研制出台了“阿博特学前教育项目实施指南”(Abbott Preschool Program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并于2002-2003学年正式颁布实施。此外,为考察教师项目实施的质量,2002年教育部还成立了“早期学习促进联盟”(Early Learning Improvement Consortium, ELIC)并研发了一系列评估标准来评估教学质量^[19]。

其次,在标准体系基础上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圈。阿博特项目以系统构建为核心目标,在上述“学习与教学成果、项目实施、教学质量”三大标准体系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学习与教学的系列标准—评估—数据驱动下政策制定与调整—技术支持与专业发展—评估”的循环体系,并依次落实到州层面、学区层面以及班级层面的教育实践中。每一个层面均会通过评估获取第一手数据,通过与标准体系相比照而生成不同层面的改进计划,并在专业支持下获得持续的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个层面、任何一个环节的评估均由项目团队提供物质援助、技术支持以及专业发展方面的协助与指导,从而使得该质量提升系统能真正发挥对政策调整和实践改进的推动作用^[22]。

(四) 建设高起点、高薪酬、可持续发展的专业教师队伍

新泽西州对学前教师的资质提出了较高要求,并通过项目实施不断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首先,确立公私立学前教育机构教师准入的差异化标准。考虑到现实情况和分步走目标,私立机构学前教师需获得儿童发展协会(Child Development Associate, CDA)的认证证书。为此,申请者需参加由认证部门组织的、涵盖儿童发展和学习环境等内容的120个小时专业培训,或在两年的社区大学中获得大专学位^[23]。公立机构的准入标准更高,要求申请者必须同时具有本科学历和学前教师资格证。其中本科学历应包含60个大教育学方面的学分和30个主干课程与研究方法学分,以及持续一个学期的职前实习。此外,延续1985年以来专业互通教师认证项目,那些在艺术或科学领域持有本科或研究生学历、但尚未参加正规教师教育项目培训的毕业生,可以获得临时执照并在公立学校任教;但其后他们需要在最初30周内参加200小时的在职培训,并在最初34周内接受为期20天现场指导和督导,由此来充实学前教育科学与艺术教师师资^[24]。

其次,严格规定班级师资配置标准,采取奖励性措施以保证高质量师资的稳定性。“阿博特V伯克法案”在1998年及2000年修正案中明确指出,项目班级不应超过15名儿童,并配有一位专业认证教师和一位助理教师^[25-26];项目为达到标准且在现有职位上工作三年及以上的私立机构教师,提供两倍于原有工资、与公立机构教师持平的待遇^[24],并鼓励其重返高校获得学位^[27]。目前,阿博特项目所有的公私立机构教师均已达到“四年本科学历和学前教师资格证”这一双线标准。

此外,项目还注重在实施过程中持续促进教师提升专业水平。以评估为例,2003年以来,州教育部发起了一项针对儿童语言和阅读发展的表现性评估项目,要求教师通过观察和档案记录来评价儿童达到州核心标准的情况,从而调整与改进班级质量。在此过程中,教师会参加相应培训并持续提升专业水平^[17]。

(五) 建立多层联动、数据驱动的学前教育质量监测与提升体系

阿博特项目自启动伊始就依托强大的学前教育政策研究智库等多方资源,建立了多层覆盖、数据驱动的质量监测与自评改进系统。首先,在州

政府层面, 2002 年, 教育部与罗格斯大学学前教育研究中心 (Center for Early Education Research, CEER) 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并成立了“早期学习促进联盟”。该联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全州范围内的项目问责体系, 全面、系统而又阶段性地搜集儿童、教师、环境、课程以及学区的基本信息, 定期评估班级质量和儿童发展水平, 计算投入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并基于评估数据构建一个整合的数据库, 以在不同层面上指导行政管理和项目的可持续改进^[17]。

其次, 在学区层面, 州教育部依据“阿博特学前教育项目实施指南”研发了一套“自我评价效度系统” (Self-Assessment Validation System, SAVS), 并制定了“两步走”的实施方案^[28]。第一步, 各学区依据此系统进行自我诊断并提出改进计划。学区会聘请专业人员定期进行班级质量结构性评估, 并由该专业人员对接 17-20 名项目教师, 辅助其在学年初制定个性化发展计划, 并在过程中指导教师开展“计划、观察、反思”工作。第二步, 学区还会为项目班级制定质量达标的最低标准, 任何一个未能在规定时间内达此标准的班级均应制定改进计划, 评估期限内未能改进的则应终止项目合同^[17]。此举对促进班级质量, 尤其是私立机构的班级质量具有极大的促进和激励作用。

综上所述,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 阿博特项目形成了有明确目标指向、体系完善、运转有效、保障有力的生态支持系统。其中, 刚性立法引领、高标准公共投入是项目顺利开展的外围支持保障系统, 高质量系列标准体系、高素质教师队伍和数据驱动的监测评估体系是内核的质量提升系统, 内外系统联动共同推动了阿博特项目的高质量、持续推进, 并最终促进了新泽西州学前教育公平而又质量的发展, 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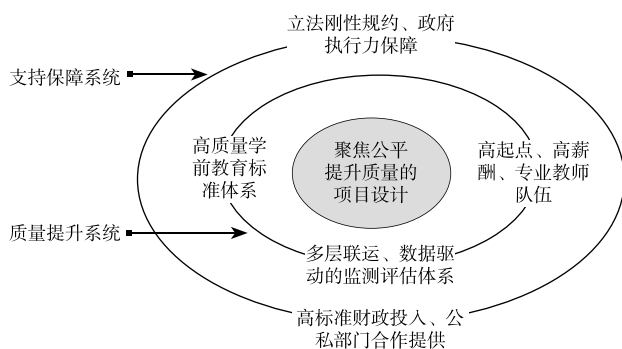


图 1 阿博特项目可持续发展体系图

三、效能显著、及时调整: 新泽西阿博特项目的成效及反思

阿博特项目自 1999-2000 学年开始至今已有二十余年, 在提升学前教育普及率和整体质量方面做出了卓越而又持久的贡献, 同时也存在一定需要反思的问题。

(一) 基于实证追踪数据的阿博特项目短期效能

旨在监测和改进的项目效能评估应当贯穿于项目设计与实施的全过程, 而非仅仅是事后评估。阿博特项目由著名的学前教育评估与政策智库“国家学前教育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arly Education Research, NIEER) 承担评估工作。截至目前, 重要的阶段性评估报告分别产出于 2007, 2009, 2013 和 2021 年, 呈现了项目实施以来学前机构质量的变化, 以及该项目对参与者到学前一年、小学三年级、五年级和十年级时在学业等方面发展的中短期影响。

首先, 就班级质量而言, 评估采用国际通用的“幼儿园班级学习环境评量表” (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 Rating Scale-Revised Edition, 以下简称 ECERS) 对阿博特学区的项目班级质量进行追踪测评, 发现自 2000 年秋季学期开始班级质量开始发生变化, ECERS 平均成绩从低于 3 分提升到 3.9 分 (介于合格与良好之间), 2004-2005 学年增长到 4.7 分 (接近 5 分这一良好水平)。这一分数在随后几年中持续增长, 2007-2008 学年度达到 5.2 分, 2014-2015 学年度达到 5.4 分。就单项来看, 增长最为明显的两项是“语言与推理”和“学习活动”质量^[29]。

其次, 就项目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来看, 基于断点回归设计和纵向追踪设计, 评估发现阿博特项目对处境不利儿童的学业发展有着积极而持续的影响。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 该项目的效应值也呈现出减弱趋势, 但与其他学前项目效应值相比最难能可贵的是其并没有消失、也没有出现负向影响, 相反其对儿童在三年级和十年级的数学、语言和科学上的积极效应值保持稳定 (十年级时效应值仍分别达到 0.21, 0.22, 0.21); 参加该项目的持续时间越长, 在十年级时项目对其影响的效应值越大 (参加两年项目的效应值是参加一年的两

倍)。此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该项目在儿童十年级的留级率方面比对照组低15个百分点,在接受特殊教育上低7个百分点,均达到显著水平。这一发现是高质量学前教育能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又一力证^[8]。

(二) 阿博特项目设计与实施的困难与反思

阿博特项目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在实施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多困难,进行及时的反思和改进是必要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执行初期遇到较大行政阻力。虽然该项目在州法案的推动下启动,但法案颁布后最初两年并无实质性进展。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政府执行意志并不强烈,尤其涉及到如何发动收入水平更高的家庭为低收入家庭接受高质量教育缴纳更多税费,以及如何保障财政投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方面。为此,研究机构通过评估数据向政府揭示现状、指出差距,并说明高质量项目能降低成本、提高全州经济发展并惠及所有儿童,以不断说服政府加大投入,加之州政府换届后新一届政府的高度认同,由此才推行至今^{[30][34]}。

二是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是项目需着重解决的又一核心问题。在入口关上,阿博特项目要求所有参与教师均应有本科学历,但考虑到实际情况,这一本科学历的达标年限从2004年一直后延,目前基本达成;在执行力上,由于教师是项目执行和课程实施的主力,但如何更好处理教师专业能力的培养和高质量项目的推进这一关系成为难点。该项目是以构建“学习与发展标准、项目实施标准、质量评估标准”三大标准体系为抓手,以内外结合的评估为切入点,带动教师专业成长来忠实落实课程、提升项目质量,从而实现项目推进与教师发展双赢的。

四、新泽西阿博特项目对我国学前教育普惠提质行动计划实施的启示

阿博特项目是州政府主导推行、面向处境不利群体的高质量学前教育项目,无论在项目设计还是实施上都有其可供借鉴的经验,但借鉴时也应考虑到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以政治因素为例,新泽西州施行的是“小政府、大社会”治理模式,政府在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中主要起到“兜底”职责,因此州政府对处境不利群体接受学前

教育何时保障、如何保障、保障到什么程度不仅与政府的认识和决策力有关,更与多方利益博弈相关,且决策形成后的不稳定性相对更强。相较而言,我国政府处于服务型政府构建期,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学前教育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战略价值,在多份高层次政策法规中反复强调“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和坚持“政府主导”的必要性。可以说,在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上,我国是走在前面的。但具体到采用何种路径能更有效地落实发展方针,如何优化现有的若干普惠提质行动计划,阿博特项目在以下方面可供借鉴。

第一,加快立法以加强政府执行力,加大投入并明确投入的质量取向,强化项目保障系统的支持力度。随着国家层面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推进,尤其是《“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这一专项方案的颁布,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在保障弱势和提升质量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不可否认由于缺乏上位的法律保障,政府执行力及其与第三方部门合作推进项目时可能遇到阻力。而阿博特项目正是因为有了立法保障,州法院会对那些意愿不强的地区采取必要的强制性政策以保障项目落地。建议加快《学前教育法》立法进程,以立法优化和带动学前教育行政管理模式和公共投入体系发展,规定地方政府在推进学前教育项目中的底线义务以及未有效履职的法律责任,在现有基础上增加公共投入,尤其是提高薄弱地区的生均投入标准,并明确规定投入应重点保障教师待遇薪酬及培养培训经费等方面。

第二,以系列质量标准及监测工具为抓手,以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形成项目质量提升的核心动力。在外围保障体系支持下,阿博特项目能够成功运作的另一关键还在于构建了“质量标准及工具”和“高质量队伍建设”双管齐下的运作机制,并逐步形成了在州、学区、机构相互嵌套又相互作用的生态圈。我国教育部分别于2011、2014和2017年发起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2021年又推进“十四五”专项提升计划。在落实和推进这些计划的过程中,质量标准和监测工具也相继出台,如2012年和2022年教育部分别颁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以及各地政府在指南基础上出台的配套政策。借鉴阿博特项目思路,建

议各级政府将落实质量标准与教师队伍建设相结合,围绕质量标准设定高标准的教师专业发展目标、提供分层培训的支持教师专业化与差异化发展、提升薪酬待遇以稳定优质师资,激发教师能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形成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以“儿童发展与课程实施标准—教师循环提升体系”为双驱推动的学前教育项目运行生态圈,从而最终使儿童受益。

第三,以精良严密的项目设计为前提,以数据驱动的质量监测与评估为手段,构建服务政策决策与调整的评估体系。明确的目标、精良的设计、循证导向是项目成功的关键。阿博特项目从启动前的需求评估到过程中的动态监测,从断点评估设计到长期追踪研究,从探讨项目对儿童发展的中短期效应,到分析项目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可能产生的长期价值,无一不需要事先的科学设计、从大量数据中开展循证研究。正如该项目负责人之一史蒂夫·巴纳特(S. W. Barnett)教授所言,“我们有信心认为那些获得很小甚至没有积极效应的项目,是因为其设计或投入等方面的问题,而不是有效性项目评估本身的问题”^[31]。当前我国基于科学理念、设计精良、有数据库支撑的学前教育评估项目仍然处于起步、甚至萌芽阶段,以“需求评估—项目设计与实施—效能评估”为核心的学前教育项目更多由非政府组织实施,而以政府为主导的大型学前教育公共项目仍较少采用此种思路。建议地方政府能更多采用科学的项目评估设计思路,通过过程性质量监测以建立追踪数据库以服务于地方和国家学前教育政策决策,必定能对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更大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新泽西阿博特项目始终围绕促进公平、提升质量的核心目标,通过构建强有力的支持保障体系和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运作体系,在忠实而又有效的项目执行中不断提升学前教育质量,惠及越来越多的处境不利儿童。基于现有成果,新泽西州下一步将会在保证质量水平的前提下,进一步将高质量学前教育惠及全州所有的低收入家庭儿童,并可能向前延伸一年^[31]。当然,阿博特项目的积极成果很难简单照搬和完全复制。我国学前教育事业有其独特的发展特点和所处阶段,爬坡过坎过程中需要不断应对新问题与新挑战。但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影响学前教育项目质量

与成败的核心要素具有共通性,阿博特项目值得我国政府在促进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重点借鉴。

[参考文献]

- [1] Camilli G, Vargas S, Ryan S, et al. Meta-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early education interventions on cognitive and social development[J].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2010, 112(3): 579-620.
- [2] Barnett S. Long-term effects on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school success[M]// Boocock S(Ed.), Early care and education for children in poverty: Promises, programs, and long-term result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 [3] Campbell F, Pan Y, Burchinal M. Sustaining gains from early childhood intervention: The Abecedarian Program[M]// Reynolds A & Temple J (Eds.). Sustaining early childhood learning gains: Program, school and family influ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19.
- [4]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Head Start impact study: Final report[R].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2010.
- [5] Lipsey W, Farran C, Hofer G. A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of the effects of a statewide voluntary prekindergarten program on children's skills and behaviors through third grade (Research Report) [R]. Nashville, TN: Vanderbilt University, Peabody Research Institute, 2015.
- [6] Sylva K, Melhuish E, Sammons P, et al. Pre-school quality and educational outcomes at age 11: Low quality has little benefit[J].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2011(9): 109-124.
- [7] Reynolds J. Success in early intervention: The Chicago Child-Parent Centers[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0.
- [8] Barnett S, Jung Kwanghee. Effects of New Jersey's Abbott preschool program on children's achievement, grade retention, and special education through tenth grade[J].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021(56): 248-259.
- [9] Nores M, Barnett S. Access to high quality early care and education: Readiness and opportunity gaps in America (CEELO Policy Report) [R]. New Brunswick, NJ: Center on Enhancing Early Learning Outcomes, 2014.
- [10] Snyder D, Brey C & Dillow A.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2014 (NCES 2016-006) [EB/OL].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U.S.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565675.pdf>, 2014.
- [11] Reardon F. The widening income achievement gap [J]. Educational Leadership, 2013, 70 (8): 10–16.
- [12] Barnett S. Effectiveness of early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J]. Science, 2011 (333): 975–978.
- [13] Goertz M, Edwards M. In search of excellence for all: The Courts and New Jersey school finance reform [J]. Journal of Education Finance, 2011, 25 (1): 5–31.
- [14] Barnett S. Benefit–cost analysi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Findings from a 25–year follow–up [J].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1993, 63 (4): 500–508.
- [15] The Supreme Court of New Jersey. Abbott v. Burke, 153 N.J. 480 [EB/OL]. <http://www.ecases.us/case/nj/c1898631/abbott-by-abbott-v-burke, 1983-07-27>.
- [16] Education Law Center. The History of Abbott v. Burke [EB/OL]. <https://edlawcenter.org/litigation/abbott-v-burke/abbott-history.html>.
- [17] Barnett S, Frede E. Long–term effects of a system of high–quality universal preschoo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 Blossfeld P, Kulic N, Skopek J & Triventi M. Childcare, early education and social inequalit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7.
- [18] Friedman–Krauss H, Barnett S, Garver A, et al. The State of Preschool 2018: State Preschool Yearbook [R]. New Brunswick, NJ: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arly Education Research, 2019.
- [19] Frede E, Jung K, Barnett S, et al. The Abbott Preschool Program Longitudinal Effects Study (APPLES) interim report [EB/OL]. <http://nieer.org/policy-issue/the-abbott-preschool-program-longitudinal-effects-study-apples, 2007-06-01>.
- [20] Frede E, Jung K, Barnett S, et al. The APPLES Blossom: Abbott Preschool Program Longitudinal Effects Study (APPLES) Preliminary Results through 2nd Grade (Interim Report) [EB/OL]. <http://nieer.org/policy-issue/the-apples-blossom-abbott-preschool-program-longitudinal-effects-study-apples-preliminary-results-through-2nd-grade, 2009-07-01>.
- [21] 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ew Jersey Preschool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pectations: Standards of Quality [Z]. Trenton, NJ: 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9.
- [22] Frede E. Assessment in a continuous improvement cycle: New Jersey’s Abbott Preschool Program [EB/OL].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575.9227&rep=rep1&type=pdf, 2010>.
- [23] Division of Youth and Family Services,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 & State of New Jersey. Manual of requirements for child care centers [Z]. Trenton, NJ: Bureau of Licensing, 1998.
- [24] Ryan S, Ackerman J. Getting qualified: A report on the efforts of preschool teachers in New Jersey’s Abbott districts to improve their qualifications [EB/OL]. <http://nieer.org/research-report/getting-qualified-report-efforts-preschool-teachers-new-jerseys-abbott-districts-improve-qualifications, 2017-06-29>.
- [25] NJ Supreme Court. Abbott v. Burke V 153 N.J. 480 [Z]. 1998.
- [26] NJ Supreme Court. Abbott v. Burke VI 163 N.J. 195 [Z]. 2000.
- [27] Lobman C, Ryan S, McLaughlin J. Reconstructing teacher education to prepare qualified preschool teachers: Lessons from New Jersey [J].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05, 7 (2): 30–55.
- [28] Wilkins A, Frede E. Self–Assessment validation system [Z]. Trenton, NJ: 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5.
- [29] Francis J. New Jersey preschool quality evaluation study spring 2015 summary report [R]. New Brunswick, NJ: NIEER, Rutgers University, 2015.
- [30] Barnett S. Four Reasons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offer every child a preschool education [M]// Zigler E, Gilliam G, Barnett S (eds). The Pre–K debates: Current controversies and issues. Baltimore: Brookes Publishing, 2011.
- [31] Barnett S, Jung K & Frede E. Abbott Preschool Program Longitudinal Effects Study: Fifth Grade Follow–up [EB/OL].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arly Education Research. <http://nieer.org/wp-content/uploads/2013/11/APPLES205th20Grade.pdf, 2013-03-20>.

[责任编辑 李兆平]